

2010

4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总第151期

# 译林

大型外国文学期刊

TRANSLATIONS

A bimonthly of foreign literature

长篇小说

## 路边十字架

[美国]杰弗里·迪弗

路边十字架的出现

预示着将有人被杀害

凶手通过网上信息确认目标

还牵出替罪羊迷惑警方……

外国作家访谈录

## 通往《1Q84》的30年——村上春树访谈



短篇小说

## 感应师

## 继承人

散文

## 受教的斯多葛信徒 (片断)

ISSN 1001-1897



9 771001 189025

邮发代号:28-52 定价:15.00元

## 中国期刊协会赠建全国百家期刊阅览室指定赠送刊物

凡作者向本刊投稿,即视作作者同意授权本刊代理其作品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并且本刊有权授权第三方进行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本刊支付的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费。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事先说明,以便本刊酌情处理。

# 目录

# TRANSLATIONS

July 2010

长篇小说	3	路边十字架	[美国]杰弗里·迪弗 著 刘华文 译
短篇小说	175	感应师	[美国]詹姆斯·西格尔 著 姚人杰 译
	181	继承人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 郑丽 译
	187	最好的位子	[美国]布鲁斯·瓦格纳 著 刘淑芬 译
	189	罗兹奶奶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俄罗斯]伊丽娜·塞斯金娜 著 靳建红 译
诗歌	192	米娜·亚历山大诗选	[美国]米娜·亚历山大 著 尚必武 译
散文	196	受教的斯多葛信徒(片断)	[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梅申友 译
名家名作评论	202	殁于清醒	梅申友
		——评佩索阿遗作《受教的斯多葛信徒》	
外国文学大奖点击	208	两50后作家同登领奖台	杨洪俊
		——第142届直木奖全记录	
外国作家访谈录	213	通往《1Q84》的30年	[日本]尾崎真理子 访 王煜婷 陈世华 译
		——村上春树访谈	
世界文坛动态	218	保罗·哈丁获2010年普利策小说奖等二则	
新书速递	219	《女邮政局长》等四则	

# 殁于清醒

——评佩索阿遗作《受教的斯多葛信徒》

梅申友

## 一、引言

“寂寞生前身后名”，这句话用在佩索阿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生前只是外贸公司的文书兼翻译，默默无闻，逝世后文名渐起，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真正进入西方评论家的视线。如今他已被认为是“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杰出的经典作家”、“最为动人的”和“最能深化人们心灵”的作家。布鲁姆在他的名作《西方正典》中，将佩索阿同聂鲁达、博尔赫斯并列，认为他们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佩索阿不仅是大诗人，同时还是一位散文大家。这里的散文，专指那些类似随笔的文学性散文（不包括他的笔记、政论或学术性文章），其中最受评论家关注、最为他本人珍爱的是他晚期的随笔。众所周知，佩索阿喜用不同的“托名”（heteronym）创作风格迥异的作品，借以造成一种异于作者本人的“间离化”效果，不过这主要是他早中期的写作方式。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尽管还在使用托名进行创作，可他已不惮于自我个性的展现，不再像先前那样刻意地去隐藏自己。他曾借《惶然录》中索阿雷斯（Soares）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散文的青睐：

散文能容纳一切艺术，部分是因为语言能容纳整个世界，部分是因为散文语言不受

拘牵、为表达及思考提供了一切可能。通过转换，我们可以在散文中呈现一切：比如色彩、形体，在绘画里，却只能以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没有什么内在的空间可言；比如节奏，在音乐里，同样只能以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却不具有什么外在的形式，更不用说什么“第二形体”的观念了；比如结构，在建筑师那里，必须依托于一些给定的、实在的外物，而我们这些散文作者，需要的只是节奏、停顿、承续和流变；比如现实，雕刻家必须毫不含糊地将它置于这个世界，却又不能营造一种幻变的氛围；当然，还有诗歌，可诗人之于诗歌，犹如一个刚刚加入秘密团体的初级会员，他终究是规则和仪式的仆役——纵然他甘心如此。

诚如佩索阿的研究者理查德·载尼仕所言：“晚期的佩索阿将更多的心思花在了自我灵魂的探索上，而不是在技法的创新上；他语气紧迫，急于袒露心声，似乎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他试图直抵问题的核心，探测他灵魂的深度，散文成为他首选的文体。”因此，要想更好地了解佩索阿的内心世界，最佳的途径就是阅读他后期的散文。可佩索阿作品庞杂无序，整理出版十分费时耗力，现已出版的后期散文除《惶然录》（The Book of Disquiet）之外，只有这本新发现的《受教的

斯多葛信徒》了。幸运的是，佩索阿身后还有像载尼仕这样孜孜不倦、热情不减的研究者。载尼仕现居里斯本，是佩索阿档案中心的研究员，主要从事佩氏作品的整理、编辑和翻译工作。他被公认为是佩索阿最好的译者，其译文准确、流畅，由他翻译的《佩索阿诗选》（Fernando Pessoa & Co.: Selected Poems）荣获 1999 年美国笔会诗歌翻译奖，而经他整理翻译的《惶然录》（The Book of Disquiet）现已列入企鹅经典图书系列。可以说，佩索阿的作品能在西方广为传阅，载尼仕功不可没。《受教的斯多葛信徒》便是他最新发现的一部佩索阿散文遗作，文稿的葡文版于 1999 年出版，而英文版直到 2005 年才得以面世。

这是佩索阿的最后一部托名之作，自叙者是一个名为特维的男爵（The Baron of Teive）。他出身贵族，却一心想做个斯多葛学派信徒，因作品断不成章、受不住情感与理性的双重折磨，而尽毁手稿、走上绝路。这是他的遗书，也是他唯一的手稿。男爵言辞滞顿；常常是一言未结又另起一言。他语调沉痛；不时出现的破折号，俨然是他上路前的喟喟之词。全书虽然是散文的形制，却富有诗歌的质素，辞约意丰，或许称之为散文诗或诗化散文更为合适。除正标题“受教的斯多葛信徒”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副标题“特维男爵唯一的手稿”和“创造上等艺术之不可能”。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这三个标题也正是文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展现的是自述者在人生信念（斯多葛主义）、社会身份（贵族）和艺术创作（片断）上的三重困境。佩索阿以细致入微的笔触，痛而不泣的口吻，展现了自叙者盘杂纠结的内心活动。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把开启他本人精神世界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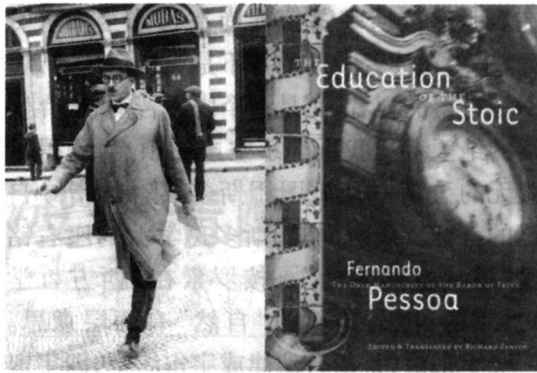
## 二、斯多葛·贵族·片断

正标题中的“Education（受教）”一词，意

在表明这位斯多葛信徒尚在苦修当中。然而，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并不是一位恬淡寡欲、幸福自得的智者，而是一个内心苦闷、厌弃生活的绝望者：“我抵至了空虚的顶点，获得了虚无的盈满。”他试图用斯多葛哲学指导自己的言行。众所周知，斯多葛学派的座右铭是“遵从自然生活”。按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的说法，这里的“自然”有两层意思。广义上来讲，是指自然律或宇宙法则，即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间存在着一种支配万物的普遍法则；这种普遍的法则，作为自然的必然性渗透于万物当中，是宇宙秩序的创造者、主宰者和维系者；个体的得失荣辱、悲喜祸福，与宇宙秩序无涉。男爵深谙此理。尽管生活已令他厌倦至极，可他并不怨天尤人，并没有对自己的不幸作任何形而上学或社会学上的附会：“心智的尊严体现在它敢于承认其自身的局限，承认自身之外尚有现实存在。必须承认——不管我们沮丧与否——自然界的法则并不屈从于我们的意志；世界独立自存，它不随我们的意志而转移；我们自感悲伤，这无关乎星体的道德，跟此刻从我们窗前走过的行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从狭义上来说，“自然”指的是人的理性。斯多葛学派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而情感是灵魂受扰的表现，是一种疾病；只有让情感听命于理性，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符合宇宙的自然律。男爵犯难了。他敏感多愁，是个性情中人，根本做不到彻底的理性。母亲离世后，他起初是头晕目眩，继而焦虑烦闷，以致感觉生活是彻底的无聊；门廊上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妪，能让他的心随即融化；路上一个脏兮兮的孩子能照得他胸膛发亮，甚至一阵微风都能搅动他的灵魂。他感同身受的脾性尤其体现在他对旁人痛苦的反应上：

人类最微妙的痛楚——纵然稍稍念及——都会让我焦躁难过，无法专注于自身。

我们不能没有感觉，正如我们不能不走



佩索阿和他的《受教的斯多葛信徒》

路。……自从我记事起，我就怀着崇高的感情，感受着人世的痛苦、不义和悲惨，正如一个身残者眼看着有人溺水，纵然他膂力过人，终究还是束手无策。别人的痛苦，在我眼里不只是简单的痛苦。眼看着别人受苦，我很痛苦；知道别人的苦痛已无药可治，我很痛苦；希望替人减轻苦痛，可自知其苦痛已无药可治，因此并不感觉自己有多么崇高（这样的崇高是无益的）——这份自知也令我痛苦。

如此强烈的同情心，无疑犯了斯多葛学派的大忌。斯多葛哲学认为爱邻如己、体谅别人并不是有德的表现；真正的道德乃是秉持理性，摒弃一切情感。男爵想平息心中那“情感的暴动”，可这不过是枉费心力。情感，他无法抗拒。“生活，不能依靠理性。……只要智力存在，生活便没有可能。”理性与情感的双向牵扯，让他处于痛苦的犹疑当中。

第一个副标题中的“男爵”一词，凸显的是自叙者的社会身份，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贵族生活欲拒还迎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想摆脱自己的贵族身份。这也许是受了斯多葛学派平等观的影响：即在人类一体的世界主义观念中，人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相同的类，都同受自然律的支配，都具有自然赋予的理性。他生性腴腆，不善交际，可迫于男

爵的身份，不得不应付上流社会无聊的应酬。他个性胆怯，无意格斗，可出于对贵族风尚的尊重，只好接受同僚的邀请。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将贵族的身份和荣誉完全抛于脑后，“我可以对贵族血统或社会地位这些无味的概念一笑置之，可要把它们彻底忘记，我从来都做不到。它们像是代表了我与生俱来的怯懦，我讨厌它们，与之顽抗，可它们用一堆死结缠住了我的心智和意志。”遇事不顺、心情不快之时，他会莫名地感到像是“自己受了冒犯，像是受到了底下人的侮辱，像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侍从突然对我顶撞”。言下之意是：主仆有别，怎能以下犯上？其骨子中的贵族偏见不言自明。身为男爵，虽有烦恼，可毕竟享有普通人所不及的优越感。是做贵族，还是做庶民，这让他决绝不下。

“创造上等艺术之不可能”，这是本书的另一个副标题，可以看成是男爵的创作信条。斯多葛学派主张寡欲淡泊、量力而行，要有自知之明，认得清哪些事情是力所能及的，哪些是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可男爵偏偏心高气傲，“只要是我看不上眼的、达不到我抱负水平的事情，我都严拒不做。”他矢志要写出一流的文学作品，盼望自己能下笔如流、一气呵成。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现实中，援笔成章可遇而不可求。写写停停、修改润色本是平常之事，可在他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一旦文思阻隔，他便将文稿弃置一旁，就此罢手，往后既不续写，也不作任何修改或润饰。然而，对一流作品的向往会驱使他再次提笔，另谋新篇，接下来依然是停顿，写下来的依然是片断。久而久之，他的文稿便成了无数片断的堆积。在经过一番深刻的反省之后，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我无意进取，意志不坚。倘若我将精力集中于力所能及之事，纵然巨著无望写成，可从这些散篇乱章中，我至少能整理出一些短文。我本可以扒梳出一些结构匀称、完整的篇什，编撰成几本文集。我本可以将笔记中那些零落的词句汇

总,那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录,读起来决不会觉得肤浅、乏味。”眼前的那些散篇断章,让他陷入了绝望:“完美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完美的不懈追求,最终会让我们精疲力竭。那些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和苦修者,我理解他们。他们在灵魂深处意识到了生命的徒劳无益。”

男爵矛盾重重:冰冷的理智与自发的情感之间无休止的对抗、贵族出身的体面和贵族生活的无聊之间的冲突、完美巨著的梦想与碎篇断章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他想挣脱,可惜终归徒劳:“一切努力纯是白费,一切谋划均系枉然。……一切动机都令我厌倦至极。”身为斯多葛信徒,他对自身的困境做了一番理性的审视:既是贵族之身,贵族的尊严理应顾及;面对缺憾之作,最好的办法就是付之一炬,让其彻底消失;至于眼前无望的生活,有一个无奈而又不失明智的办法,即自绝——斯多葛哲学并不反对自杀,当一个人不能坚持理性而过一种有德的生活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自行了断。此刻,他神智清醒,毫无念生者那种习见的凄惶与恐惧,而是像苏格拉底——斯多葛学派的圣人——那般凛然与淡定:“鞠完躬后,我将短剑——那柄不是用作拼杀的短剑——推进胸膛。”这是绝路,也是唯一的出路。

### 三、隐秘的动机

佩索阿惯用托名,按佩索阿本人的说法,这是源于他不正常的心理。在给一位编辑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爱用托名,是因为我早就患上了一种类似歇斯底里的症状。不知道这是不是简单的歇斯底里,还是歇斯底里与神经衰弱兼有。我怀疑后者更有可能,因为我有严重的‘丧志症’,仅仅是歇斯底里不会是这样的。不管怎样,使用托名是因为我一直喜欢‘人格分解’和‘模仿’。”至于为何要创造男爵这个人物,并让他最终亡于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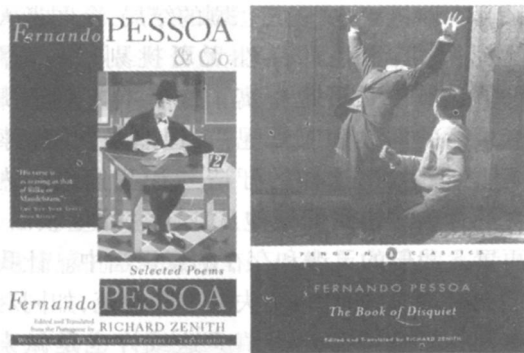
绝,他不曾做过具体的解释。不过在一篇介绍托名者关系的文章中,他确曾提到索阿雷斯、男爵跟自己之间微妙的关系:“有几分相似,却又外化于我。”载尼仕认为,托名是佩索阿驱邪的工具,目的是为了保全自身。佩索阿如同一个中了魔的人,他害怕自己会成为像男爵那样的人,需要通过创作来排遣内心的恐惧。不论是佩索阿本人的暗示,还是载尼仕的揣测,都在向读者透露着这样一个信息:在托名者和真正的作者之间,一定有某些暗合之处。

首先,男爵对自己的贵族身份念念不忘,而佩索阿本人也有着欲罢不能的贵族情结。佩索阿的先辈有贵族的血统,虽然爵位不高,可毕竟是跻身贵族之列。他曾经著文详细描绘自己的家族,声称自己的族姓源自日耳曼语系。1910年,葡萄牙的君主制寿终正寝,贵族这一阶层渐渐成为遥远的回忆。佩索阿对随后的共和体制并非热心支持;在不少涉及政治的文字中,不时地流露出对君主制的同情,对贵族生活的好奇贯穿于他写作的始终。在《受教的斯多葛信徒》的开头,佩索阿杜撰了一篇有关男爵之死的新闻报道,“他系出本地望族之一,其悲剧的结局,令闻者大为惊愕,因为他的品性无可挑剔,人人景仰。”这其中是否也寄寓了作者本人对于贵族生活的向往和叹惜呢?《惶然录》中的索阿雷斯曾发出这样的吁请:“让我们成为内在的贵族。让我们把他从花园客厅里领出,再置入我们的灵魂和存在的意识当中。让我们在对待自己时,也不失礼节和规范,如同对待别人时那样举止谨慎。”这或许也是佩索阿本人的心声吧!纵然做不了现实中的贵族,可这并不妨碍他做一个精神世界的贵族。

其次,男爵的文字支离散乱。这不仅是男爵作品的外在特点,也是佩索阿手稿一贯的风格。在他身后所留下的文字当中,有数目众多的未完稿。就拿这本新书来说吧,没有人知道他何时开始创作的,就连载尼仕也



不敢下结论。载尼仕说此书很可能成形于1928年,尽管早在15年之前,佩索阿已有了创作的念头。佩索阿的创作习惯是早早拟定写作计划,却又迟迟不肯动笔,计划只好搁置;好不容易想重拾旧题,待落诸文字之时,偏又冒出新的想法。如此一来,原先的计划只好被更改、延宕或搁置,停停续续,难有完稿之日。男爵认为这是性格使然,主要是他意志薄弱,而佩索阿在给一位法国催眠医生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你无疑已经发现了我的弱点:像我这种脾性的,深受伤害的不是感情,也不在智力,而是意志力。这种意志因为我的感情和智力而受害。我极易动感情,从而扰乱了我的意志力;我极端的理性——源于过分的分析和逻辑推理——将我那易受感情扰动的意志力压制、弱化。这才导致了我的意志缺失和意志倒错。”在一篇评点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的文字里,佩索阿对柯氏的“片断说”深表怀疑,他认为那个神秘的扰客不是旁人,而是柯勒律治本人。因为无论谁提笔创作,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另一个人的干扰,那个人就是我们自身,即心理学上所谓的“他我”:



《佩索阿诗选》和《惶然录》

我们人人都在梦中写作,哪怕我们创作时是睁着眼睛。庞洛克来的那个人,那个不可避免的闯入者,造访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即使我们不曾有过访客。我们真正想到或感觉到的,我们真正的自己——只要我们试图表

达,哪怕只是想对自己说——总会受到那个闯入者致命的侵扰,他就是我们自身。那个来自外界的访客也存于我们内心,比我们自身更为真切。我们一切的所学、所思、所想加在一起,也不如他那么鲜活。

佩索阿的这段文字,解释了男爵文章断篇累积的深层原因——意志不坚,故而无法将那个“他我”拒之门外。

再者,在对待异性的态度上,男爵也和佩索阿颇为相似。前者面对娇小的姑娘,不愿伤害;而在那些身量高大者面前,却又自觉气短。无奈之下,他只好放弃同异性的交往,“经过再三斟酌之后,决心将爱情这一无法解决的难题弃绝。”其实男爵之前几个重要的托名者,对女人的态度大都表现异常。坎波斯觉得只有当情人不在身边的时候,才对她感觉强烈;卡埃罗对感情心不在焉,在作品中连他心上人的芳名都未曾吐露;而索阿雷斯对感情也是一脸的不屑,认为谈情说爱,那是“无聊中的无聊……为人所爱是无聊的,为人真正所爱,也是无聊的。让自己成为别人感情上的累赘,多么无聊!……人活着,却要完全依赖于另一个人的关系和感情,这种活法多么无聊!你必须对某人有感觉,纵然不是彼此相爱,你还是得表现出一点点爱意作为回报,这是多么无聊!”佩索阿本人也不擅长跟异性相处。关于他的爱情生活,人们知之甚少。他的初恋发生在1920年,当时他已入而立之年,对方是一个年方十九的打字姑娘奥菲利亚,可两人的关系,只维持了短短的几个月便告中断。尽管九年后,二人再度相逢,旧情重温,可惜没过多久,佩索阿就感觉不适,精神甚至出现错乱,恋爱关系只好再次终止,他的爱情生活就此终结。随着年岁渐长,他对自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恋爱婚娶的情况愈发不满。在给自已的灵友、托名者亨利·莫尔博士(Dr. Henry More)的信中,他曾言及自身在性爱问题上的滞后。莫尔的

回复是“没经历过爱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不停地敦促佩索阿尽快告别童男之身。莫尔的劝说多多少少反映了佩索阿内心的焦虑。不论是在男爵还是在佩索阿那里，女人都成为了一个问题。

#### 四、结语

有人将佩索阿称为“葡萄牙的莎士比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比较是恰当的。尽管前者是以诗歌名达于身后，后者是以辉煌剧作名显于生前，可他们之间仍有一定的可比性。佩索阿之追攀卡蒙斯，正如莎士比亚之凌越于乔叟。作为各自民族文学之巨擘，他们都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创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说起莎翁人物创作的特点，英国 19 世纪大批评家赫兹列特曾有一段精彩的点评：

他不像什么人，但又什么人都像。他是最彻底的非自我中心主义者，他没有自身的特点，但别人已有的他都有，别人可能有的他也有。……他刻画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其自身，不仅与别人截然不同，也与作者本人不同，似乎他们本来就是活生生的真人，而不是什么虚构的形象。

换言之，莎翁擅长“去个性”，在虚构人物时，能将对象同自己严格地区分开来，而佩索阿在创作托名人物时，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个人的情绪，这种“融个性”的倾向在像《受教的斯多葛信徒》这样的后期散文中尤为突出。在去世前不久的一封信里，他曾这样写道：“我没有个性：我已经将我所有的人格分配给那些托名者，我只是他们的文学执行人。现在我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聚集地，他们归属于我。……这简直就是我戏剧化脾性极端化后的结果。我内心的戏剧不是被分成充满动作的几幕，而是被分成一系列的灵魂。”作为最后一部托名之作，《受教的斯多葛信徒》以它深刻的灵魂意识，折射出佩索阿晚期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韩少功在《惶然录》的译序里，认为佩索阿是“一个人担当了全人类的精神责任，在悖逆的不同人文视角里，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独立的勇敢、究诘的智慧以及对人世万物深深关切的博大情怀”。这番言语同样适用于这本新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本散文集也会跟《惶然录》一样，成为关注人类精神生活的又一经典读本。

(梅申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100871)



# 受教的斯多葛信徒 (片断)

[葡萄牙] 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梅申友 译



费尔南多·佩索阿 (Fernando Pessoa), 葡萄牙现代大诗人。1888年出生于里斯本, 父亲是司法部官员兼业余音乐评论家。5岁时, 父亲病故, 不久母亲改嫁葡萄牙驻德班的领事。1896年, 佩索阿随母亲来到南非, 并在那里上完小学和中学。生性腼腆的佩索阿, 在校成绩优异, 尤其是英语成绩名列前茅。1905年, 佩索阿回国, 进入里斯本大学, 不久后退学。由于精通英语和法语, 他在一家进出口公司谋得了一份职务, 主要工作是翻译、书写商务信函。自此, 几乎终身未曾离开过里斯本。1935年, 佩索阿因肝硬化病逝。

佩索阿熟谙英语文学, 其早年诗作深受英语经典名家的影响。回国后, 他开始接触葡萄牙文学, 并通过葡文阅读了波德莱尔、马拉美等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同时, 英语现代诗人如叶芝、庞德、艾略特对他的创作亦影响甚巨。

佩索阿生前诗名不显, 只出版过三本英文诗集、一小本葡文诗集《使命》和百来篇散文、评论。他大量的作品是在逝世后, 由研究者整理出版的。佩索阿——Pessoa这个词在葡文里意指“人格”、“面具”——喜欢使用不同的托名(或曰“异名”)创作诗文, 最重要的托名有卡埃罗(Caeiro)、坎波斯(Campos)、雷斯(Reis)和索阿雷斯(Soares)。这些托名者经历迥异、个性不一: 卡埃罗是个牧羊人, 反对情感的外溢, 写自由诗; 坎波斯是航海工程师, 生活上狂放不羁; 雷斯是位奉行享乐主义的医生, 自幼受古典文学的熏染, 诗作有贺拉斯之遗风; 索阿雷斯是个助理簿记员, 对生命充满了疑虑和惶惑, 专写笔记体的短章。

佩索阿一生著述庞杂。虽然冠以“全集”之名的文稿已经出版, 可仍有不少作品处在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当中。《受教的斯多葛信徒》(The Education of the Stoic)是新近发现的佩氏遗作, 自述者是特维男爵, 这极有可能是佩索阿使用的最后一个托名, 其葡文版发表于1999年, 英文版发表于2005年。这里摘译片断若干, 以飨读者。

我感觉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因为这是我的心愿。这两天,我一直在烧,一份一份地烧(之所以要花两天的时间,是因为我有时在重读),烧掉我所有的手稿、我那些已逝思绪的笔记、草稿,甚至那些我本不可能写就的段落。我毫不犹豫,可内心的隐痛却迟迟不去:这是辞行的代价,为的是决绝此生,我犹如一个渡者,为了向此岸作别而将桥焚断。我已准备妥当让自己解脱。我要了断自己,可我至少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一部知性的回忆录,尽可能用文字准确地展现出我的内心世界。我要留下的不可能是一串美丽的谎言,而只能是一点零星的真理——万物虚幻,我们却以为自己真理在握。

这将是唯一的手稿。我把它留下来,不是像培根那样为了得到后世仁慈的念想。我无意模仿谁,我考虑的只是未来的同道。

我与生之间,只有一线相系。我的灵魂,此刻它感情明澈;我的知性,此刻它思维清晰,它赋予我文字的力量,而不是什么文学著作——我一生都不可能写就——我不过是想简述其中的缘由。

留在这些纸页上的,不是忏悔,而是释辞。我觉得——自我动笔之时——我写下的不全是诤语。

\*

对于同一颗灵魂或同一个人而言,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他的知性情感与道德情感强烈得不分伯仲。谁想成为完全、绝对意义上的有德之人,他就得有几分愚笨。谁想做到绝对的知性,他就得在德行上稍打折扣。我不知道造化玩的是什么把戏或反讽,让人不能两者兼具。可不幸的是,这种二重性出现在我的身上。我德知兼备,这让我一事无成。不是因为多知欠德或多德欠知,而是因为我德知俱盈,这让我无法生活。

\*

我仍然记得——记得很清楚,差不多能嗅到那个春日的空气中所弥漫的馨香——那个下午,我经过再三斟酌之后,决心将爱情这一无法解决的难题弃绝。时值五月,一个轻柔的初夏的午后,庄园附近的花儿已经盛开。随着太阳的缓落,花容也渐渐黯淡。我在稀朗的树丛中散步,心里满是悔恨和自责。早饭早已用过,我符号般独自游荡,头顶是无用的树影和叶子轻弱的窸窣。猛然间,我的内心被一股欲望攫住。我想做一次彻底的撤退。我感到极度恶心——我想到了周身盘踞的欲望和希望,有那么多满足、实现它们的外在条件,而在内心我却又无法将之变成现实。那温柔伤感的时刻,是我轻生念头的肇始。

\*

那个秋夜,空气轻柔地吹拂。远处的群山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清冷,可对此,我没有多想。我聚神凝思:此刻,我经历的一切,似乎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伤怀。

\*

小时候,我易生怨、爱报复。少年时代,我不再心胸狭窄——这个毛病源于我的过分敏感。(我想我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此亦有关系。)不过我换了一种方式,将过去的那个自己保留了下来。要是我忘了某个想法,或者有个词本该记下来、最终却给忘了,或者有个观点一时记不起来,这都会让我耿耿于怀。我发现自己经常无法给这些粗略的轮廓赋予实形。我也嫉妒我自己,我对抽象的东西总有贪念。我意识到了,从本质上来讲,贪婪和报复无甚差别,也许是因为它们都

是心胸狭窄的表现。

\*

我所属的这代人——假定这一代人里，不止我一个人——丧失了信仰，既不信古老的宗教神祇，也不信主张无神论的现代神祇。我拒绝了耶和华，正如我拒绝了人类。对我而言，耶稣和进步是源于同一世界的两个神话。我不信圣母玛利亚，亦不信电气神话。

我考虑问题时，总是谨小慎微。不论是选字遣词，还是运思谋篇，我都一丝不苟。

母亲的过世，切断了我与生活相系的纽带，那是我与外界的最后丝联系。起初我感觉眩晕——不是那种让身体旋转的眩晕，而是脑袋里空荡死寂的那种眩晕——我本能地意识到了空虚的存在。先前让我颇感焦虑的那种烦闷，萎谢成了彻底的无聊。

我想放下手里的笔，可没来得及放下。透过窗户，我朝黢黑的乡间望去。玉盘高悬，银光渗透在空气中，如同空气本身一样新鲜可见。多少次，这样的景象曾陪伴我度过无眠的夜晚，我陷入了无端的思绪和无用的梦境，无心工作，亦无心写作。

我觉得，自己的心像是了无精气的负累。

纹丝不动的黎明时分，漆黑寂静，此时晨曦的侧影凸现，俨然真理现身。

\*

良善之主是否存在？我受苦的事实，也许会成为我对这个问题不能做出明确回答的障碍，可这也不能证明主之不存在，或恶主之存在，甚至不能证明存在一个非善非恶的中性之主，而只能说明世上有恶——而这根本称不上是什么发现，因为没有人会对此予以否

认。

\*

我曾经有个想法——与其说是真正的信仰，不如说是闲暇中的沉思——既然生是一切生存的法则，那么死一定是源于外在的干涉，即任何死亡均为暴力之举。有些死亡是可见的暴力，其中大多数是我们自身引起的；其他所谓的“自然死亡”可能同样充满暴力，只是其元凶不为我们所感知。正如一个国家，不管它已经怎样颓败衰落，最终的灭亡还是得依靠外界的侵略和暴力；人性命的终结也许是基于同样的道理。自绝本身——这是我陷入逻辑的幻想后得出的结论——可能是迫于外力的结果；没有哪个生命会自动地结束自己，然而就自绝而言，死亡的工具便是轻生者本人。这一轻率的想法，我差点给忘了，要不是它曾将我从自绝的道路上给拉了回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大学刚毕业，生命受着痛苦的折磨。我的想法兴许是正确的（同其他任何理论一样，都有正确的可能），正因如此，加上我自己也不情愿——万一我的想法是对的——受人差遣而成为别人手里的工具，阻止了（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最终动手，延宕至今。

\*

我从来都不相信自己或者有什么人，能够让人类的病痛有所减轻，更不用说将它治愈了，可我也做不到视而不见。人类最微妙的痛楚——纵然稍稍念及——都会让我焦躁难过，无法专注于自身。灵魂的一切处方都是无效的，这一信念本来会很自然地将我带至冷漠的峰顶。如此一来，喧闹的人世会被峰顶之下那些冷漠的云层所笼罩，让我无从得窥。信念尽管坚定，可还是压不住情感的暴动。我们不能没有感觉，正如我们不能不

走路。于是，我目睹着一切，一如从前。自从我记事起，我就怀着崇高的感情，感受着人世的痛苦、不义和悲惨，正如一个身残者眼看着有人溺水，纵然他膂力过人，终究还是束手无策。别人的痛苦，在我眼里不只是简单的痛苦。眼看着别人受苦，我跟着痛苦；知道别人的苦痛已无药可治，我很痛苦；希望替人减轻苦痛，可自知其苦痛已无药可治，因此并不感觉自己有多么崇高（这样的崇高是无益的）——这份自知亦令我痛苦。我缺乏主动，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要想得到什么东西，事前不可能不思考一番；我不敢承诺；我不会用唯一做决定的方式去做决定：即通过决定，而非思考。我像是布里丹（Jean Buridan）笔下的待毙之驴，在感情之水和行动之草之间奄奄一息；倘若我不思考，我也许照样会死，可至少不是源于口渴或饥饿。

不论我想到什么，或感觉到什么，我必定会陷入怠惰。思想，是人们行动的罗盘，于我却是行动的显微镜。我用它来审视宇宙，聚目于寸步之内，似乎芝诺关于人不可能跨越任一给定空间——空间之所以无限，是因为它无限可分——的论辩，成为了一种奇怪的致幻剂，让心理的自我为之陶醉。感情对他人而言，渗入意志，如同手戴上套子或握持宝剑，可于我却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它犹如狂怒一般无所用处，只会令我不停颤抖，以致动弹不得，又似一阵恐慌（我的恐慌是因为我的感觉过于强烈），令惧者却步，而本来他应该拔腿逃走的。

我的一生是一场停在纸面上的战争，注定是要失败的。怯懦让我连战场都未曾上过，倘若真的踏上战场，怯懦说不定也会随即蒸发；怯懦的想法，连同那必败无疑的信念，萦绕在参谋长的心头。他不敢将计划付诸实施，因为这样的计划注定是不完美的，他没有勇气让计划变得完美（尽管真正的完美是做不到的）无法做到完美的信念扼杀了他追求完美的欲望。他从未想过纵然他的计划有

欠完美，却有可能比对手更加接近完美。实际上，我真正的敌人是力求完美这一想法本身。在我面前，它是仅次于上帝的常胜将军，率领着全世界的军队冲在前面——悲壮的先驱，跟随其后的是全世界的武装部队。

\*

我自然认为格斗是荒谬的。可跟其余每个人一样，我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社会习俗，并从中获益（首先是头衔给我带来的社会地位）。倘若仅仅因为格斗会让我有性命之虞而回避那一习俗，这在我看来有欠妥当。

我更有可能受伤，而不是被刺死。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即刻不想评论此事。受苦我从来都不怕；我不仅鄙视痛苦，而且对任何围绕痛苦而展开的喋喋不休的闲谈，我也鄙视。正因为类似这样的态度，我才打消了从理论上进行点评的念头。

\*

我害怕伤害别人、因身体接触所引发的欲望、意识到其他魂灵的真实存在——这些想法成为我生活的羁绊。此刻我扪心自问：考虑这些，于己、于人有什么用？那些我不曾引诱的少女，会落入他人之手，因为毫无疑问，会有人去引诱她们。别人不假思索的问题，我总会顾虑重重。看到自己不敢造次的事情，别人做了，我不禁要问：如果这样做只会让自己痛苦，那我为何要瞻前顾后？

\*

顾虑是行动的终结。谁要是考虑他人的感情，他就会滞于行动。没有什么行动——无论它是多么不起眼（动作越大，我这一说法愈显正确）——不会让另一灵魂受伤。总

有人会因此而受到伤害，总会在某个方面让我们感到遗憾，只要我们良心尚在。我常想，隐士真正的哲学不是建立在为隐退而隐退的理念之上，而是基于对恶行的弃绝，恶行是源于生存这一简单的事实。

\*

当我看见那些我避而不做的事情——在我看来太过乏味——别人却做了，我才意识到，那不过是世间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

普通人，其潜意识里都有个秘密：面对生活中的浪漫，待之以激情；面对生活中的粗鄙，赋之以浪漫。

不要以师者自居，因为一切都还等着你去学习。

梦，倘若太像生活本身，或让我们感觉太过熟悉，便会成为另一种现实，变得同现实一样专横，而不再是人的庇护之所。梦里的千军万马最终要灰飞烟灭，如同在现实的沙场上，经过一番鏖战血斗之后，最终仍然以落马收场。

\*

成天做梦、做白日梦——这种精神上的纤弱，常见于某些人身上。面对王子公主、热恋情侣、各界名流及衣着时髦之辈，他们会望而兴叹——这在我看来，可怜而又可恨。

\*

一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我对自己的冷漠，对曾经的心头之物的冷漠。那是在回家

的路上，我听到了火警的叫声，像是来自我住的小区。我想到了自己的房子可能陷入火海（尽管实际并非如此）。我过去一想到自己的手稿被付之一炬，不禁要毛骨悚然，可令我惊讶的是，那时我房间有可能着火的想法却让我无动于衷。想到没有了那些手稿，自己的生活必定会简单不少，我几乎生出一些惊喜。过去，丢失手稿——哪怕是一些残章断篇，可那毕竟是我一生的苦心孤诣之作——会让我发疯，然而现在我只把这种可能发生的景象当成了命运里的偶事一桩，而不是什么致命的一击。我的人格不会因为表象的被毁而与之同灭。

\*

我感到贫瘠无聊的岁月，用同样的干枯和极度的无聊，年复一年地，填满了我灵魂的深穴。我已沉睡，我灵魂的一切特权——激情梦想着的欲望，热烈梦想着的情感，逆向梦想着的忧虑——均已在我的内心沉睡。

\*

像唯灵论者那样思考，像唯物论者那样行动。这不是一个荒谬的信条，而是整个人类自发形成的信条。

\*

说到底，我不崇拜希腊人。他们给我的感觉始终是——不能说他们完全不对——简单过分。跟我们比起来，他们是孩子，拥有儿童般的魅力，可也像孩子般尚欠完满。他们身上的那些优点，是儿童——保留了异于成人的地方——胜于成人之处。孩子长大后，想法变得复杂了，这并不是件好事，因为就感情和感受而言，不再像儿童时代那样自然；在这方面，只有希腊人是个例外。成人在考虑

问题时,不再像孩童时代那样思维清晰、对问题穷追不舍,只有希腊人是个例外;那种单纯而率直的个人主义、鲜润而又充满人情味的想象力,以及阐述事理时的谨小慎微,也都统统丧失了,只有希腊人是个例外,正因为这些,希腊人才在生活、思想和艺术领域独树一帜。希腊人的有些成就看上去像是孩子们自己发明的游戏,比如以抓稻草的方式进行选举,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保证士卒与长官地位平等、共商作战大计。

\*

然而,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有心力不及之事。我从不允许自己半途而废;只要是我看不上眼的、达不到我抱负水平的东西,我都严拒不做。倘若我觉得自己心智不足,做不了综合性的工作,那么我的自尊心定会收敛——太强的自尊心在我看来是一种疯狂的表现,可我的心智没有缺陷;相反,它总是特别擅长于统筹综合。问题出在我那不冷不热的意志,它不愿付出足够大的耐力,去完成一篇完整的作品。

依照这个标准,也许就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的作品问世。这一点,我已经意识到了,我意识到了那些伟大的心灵,倘若他们对完美总是孜孜以求,或至少要求所做之事与他们整体的人格相配——因为完美是不可企及的——其结果必然是跟我一样选择放弃。

此刻,没什么能引起我的注意,除了死亡(即“空无”)。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头探出窗外,看见成群欢快的农民正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一路唱着,那歌声在夜晚宁静的空气里,近乎圣曲。我认识到了: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我站在自己长眠之地的边沿——我将自掘坟墓——认识到了这一点,怀着最终自豪:我毕竟认识到了。折磨人的一己之苦痛,关这随处可见的葱绿的树木何事?数九隆冬,我越陷越深,可这关春令何事?因着自然的法则,此

刻的大地春机勃发,星星沿轨道运行,玫瑰含苞待放,尽管我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

悲剧属于很多人。如果把那些偶然之事算在内,可以说悲剧无人能免。然而,面对悲剧,态度因人而异。他可以做个硬汉,对悲剧缄口不言;他可以做个艺术家:像硬汉一样,将烦心事秘而不宣,转写或转吟其他之事,或怀着崇高的信念,从中提炼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生教训。

\*

我感觉我已经将理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是我准备自绝的缘由。

\*

如同被逼参加角斗的奴隶,我的剑一旦亮出,即意味着我的失败;拒不出鞘,那是我的自由。我庄重地向命运之神行礼,这将是生命里倒数第二个手势,尚有最后一个姿势殿后。藉此,在承认自己被征服的同时,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征服者。

恺撒将我们扔进角斗场,进行殊死拼杀。身亡者为人征服,幸存者将人征服。

\*

身为奴隶,角斗士注定要来到角斗场。群星环抱的竞技场,恺撒端坐其间。我鞠了一躬,对他无所畏惧。我深鞠一躬,毫无自傲之态,因为奴隶之身,无以为傲;我面无悦色,因为行将受死之人,笑颜难展。我鞠了一躬,为的是不愿抛弃律法,尽管律法此刻已将我完全抛弃。鞠完躬后,我将短剑——那柄不是用作拼杀的短剑——推进胸膛。

如果说身亡者为人征服,幸存者将人征服,那么通过此举,我在承认自己为人征服的同时,我也让自己成为了一名征服者。